

玄覽堂叢書

第一〇三冊

大  
學  
士  
者  
書  
目  
錄

遼策二

擬詔諭代內閣具草

詔諭天下軍民人等

詔諭遼東軍民人等

告諭北關屬夷人等

告諭西虜朶顏三衛屬夷人等

告諭天下人民并遼東將士人等

附論制遼之機在告諭

書

與王職方論徐詹事練兵書

與顧桐栢侍御論遼事書

答熊經畧司馬書

附熊司馬來書二首

再答熊經畧司馬書

附熊司馬來書一首

題熊侍御按邊疏牘叙

終

詔諭天下軍民人等

朕嗣祖宗丕基多歷年所期與海內共享仁壽之福承平滋久不戒于邊賦未蠲而國用久虛兵不詰而民力轉弱乃者奴夷小醜肆逆東方忘二百年覆載之恩悖予一人長養之德闖入邊地勾我叛人更逆顏行反戕大帥士女慘于屠戮城堡任其蹂躪神人共仇國法無赦朕惟疆場之重剪鋤必及於封狐更憐赤子之危撻伐宜張于雄虺

厲我兵甲簡畀信臣軍興于茲亦已彌歲卒伍不  
足丁男而多方召募糗糧靡克帑寔而設法徵加  
膏脂湏出民間鋒鏑皆我百姓念朕不德旣不能  
輕徭蠲稅于平時憐爾何辜乃欲其勤事奉公于  
今日興言至此良疚于心惟急公者庶民之情而恤  
下者 朝廷之德告爾衆庶仰體 皇恩有謀略  
者抱策而速投有勇力者荷戈而先應簡用俱聽  
撫院調遣各有行糧兼之內顧安家有司自宜周

恤至于各項錢糧起運以及郡縣存積有餘當此  
空虛各宜清解若爾百姓畝稅之額原係一時設  
處豈忍久累編氓况國家苟非軍興亦何樂科歛  
至此朕方散財發帑用濟邊急以為爾先務令食  
足兵精守固戰克蕩掃一隅之憑陵永奠萬方之  
安堵朕聞君民憂樂一體共之今日興師舉事而  
藉爾共其憂日後事已兵休而豈不與爾同其樂  
其奴酋平定之後朕當寬卹大赦酬爾百姓决不

忍爾百姓久困兵間共衍壽考之鴻圖長沐太平  
之膏澤豈不休哉別有恩典待事定施行故茲詔  
示

詔諭遼東將士軍民人等

惟爾全遼屬夷拱衛邊塵不驚垂二百餘年既安  
極而變生乃脩疎而夷訐邇者奴賊背恩狂噬啟  
釁東陲糾我叛人妄圖蠶食戕我大帥益肆狼貪  
至于焚劫邊城憑陵重鎮捆載鎗畜屠戮生靈萬



民痛心天地不赦朕憂勤蚤夜利簡經臣訓飭戎  
行一新號令念爾遼師失事祇緣脩禦無策付託  
非人將帥各自為心而行陣失和兵民處非其所  
而主客不協士枵腹于浚剝由于賄賂之滋章將  
袖手于逗留本自紀綱之不肅師四出而未有成  
築城孤立而不設干楨至于謀不知情烽多失堠  
撫曰治軍無律以至邊氣愈弛惟爾將領官員從  
征軍士各懲積弊共勉新功朕戰守悉聽之軍中

而賞罰必準於功過至於爾遼居民人等各奮忠義共保室家或應募出効戎行或團結自行練習無令妻子坐罹白刃務期醜類不返隻輪有級必酬有功必錄朕當節用減費所有金幣太倉之賦不惜蠲以濟遼其各府州縣加徵設處錢糧已着戶部上緊催解陸續調發仍命餉臣查核出納寔數以清乾沒務飽邊軍其經臣以下能擒奴醜雪國仇卽祈爵分圭朕所弗靳若來不能禦攻不能

守去不能追將帥辜負功名遼民自傷性命朕王  
尺不貸爾其無悔欽哉

告諭北關屬夷人等

爾等祖父世守忠順衛我全遼 朝廷念爾勤勞  
每加護恤不容奴賊併吞爾土奴賊侵犯國家亦  
為不得逞志於爾妄奏惱恨今奴賊節次攻陷邊  
鎮不獨國家疆場告急爾地亦屬孤危且其內犯  
猖狂令中國勞于扞禦便思長驅北擣併爾部落

今特觀釁未動正爾整兵秣馬之時爾宜益加  
飭協同備禦徐俟相機併力撻伐即今朝廷新  
用經畧大臣軍令一新旌旗改色天下調募雄兵  
四集食足馬肥料此奴賊如魚游釜爾其盡心無  
二仰報國家努力自強無墮爾祖父之業再念奴  
賊素行強暴如南閩凡刺灰扒等漸次殘滅以及  
于爾爾若不能自存則迤西諸夷係爾親戚故舊  
俱不可保爾當遣使一一聯屬協力翦除毋信彼

賊甘言厚幣自貽後患朕于屬國興滅扶危如昔  
年之待朝鮮近歲之待爾亦諸夷所知也事大得  
福黨逆取禍將奚擇焉如爾及各營能全軍獨剋  
取奴首來獻者即以奴賊土地畀之朕不食言故  
諭

告諭西虜朵顏三衛屬夷人等

爾等世受國恩護我邊境中國頻年撫賞優厚爾  
安享犒賜畜牧不驚念朝廷待爾有體有恩決

不因爾橫行便多賞給亦不因爾帖服反失報酬  
奴賊背恩侵犯哄誘爾等與彼同逆殺傷士馬奴  
不與其危除革歲賞奴不損其利坐觀爾等擁眾  
擾邊奴因乘間益誣中國且奴性無親奴情甚譎  
今日誘爾內犯令其得志長驅他日乘勢并吞不  
復更有爾等惟誤墮其術中遂甘越我化外今  
朝廷徵兵百萬已集遼東食足兵精徐張撻伐料  
奴慘毒狂悖天地不容似釜游魚偷生有幾爾其

感念國恩協心勦逆有能斬獲奴首來獻者即以  
奴土地畀之永為世藩允在今日爾等各有應得  
歲賞朕决不吝其或爾等乘機搆讟言討賞搶  
掠地方朕戒軍士替兵太創永革賞賚惟爾助奴  
賊之虐自取危亡失中國之歡坐捐歲額其于剪  
逆內附長享世恩利害孰多爾其自擇無忽朕言  
故諭

詔諭天下軍民并遼東將士人等

朕撫御華夷脩文飭武夙夜無怠于茲有年乃者  
東夷犯順蹂我邊疆人民流散將士傷殘朕痛切  
于心故簡用經畧大臣督兵防禦用申捷伐又調  
募四方壯勇出閔協力戰守徵派各郡縣地畝銀  
兩以充兵餉夫兵非得已止期狡夷平靖則赤子  
安全武備朕不敢弛民力朕不敢竭乃兵興連歲  
東方將吏暴露勞苦加以兵調遣而轉弱餉添加  
而愈窮調無已時加無定額生靈幾何堪此重困



朕奉天慈愛未嘗輕徧一人與民便安未嘗妄興  
一役惟此不得已之故爾臣民當共諫之其天下  
軍民人等有謀勇應募者朕當超格簡用有捐貲  
助邊者朕當賜級褒嘉郡縣有司各宜檢括存積  
以佐軍興閭閻小民各宜輸納額稅以充國計事  
平之後兵休于野餉還于民大赦寬恤朕不爾吝  
其遼東將士人等各奮忠義共保邊疆戰必先固  
守之防守必時為戰之地兵集而練則兵漸疆屯

久而耕則屯益壯繕甲脩堡復已棄之城池據險  
乘高塞賊乘之隘口使賊也之間謀不入則我兵  
之烽火時通料賊彈丸之食必窮困獸之力易竭  
來且殲之掌上去亦斃之釜中至於迤西諸夷受  
戒戎索既能輸款便當撫綏使賊黨既孤則我戰  
自克所賴將帥拊循行伍軍士稟奉軍機協力同  
心永清遺孽朕有功必錄有級必酬一應軍前本  
色折色及諸犒賚着該司星速催赴其經臣以下

能擒奴醜雪國恥者即析爵分圭朕弗靳焉夫憂  
樂本自相関君民原屬一體今日與爾同其勞瘁  
他日與爾共享太平惟當此國家多難之時正爾  
中外臣民各自盡心之日勉圖報効無負朕懷欽  
哉故諭

論制遼之機在詔令

蓋聞制天下之勢者有機焉譬之運大木徙大石  
者必用機以制其勢故力省而功多令無機以運

之雖孟賁烏獲為必窮之技矣善用民者因人心  
之動為勢而以君之詔令德意為機故德意者君  
之兩也而詔令者君之風也雨灑而枯者潤風煽  
而閉者蘇人君之制天下亦猶是也今天下可謂  
危困極矣兵不勝調而邊仍急無兵餉不勝加而  
邊仍急無餉如千鈞之木萬鈞之石置於中途而  
衆人相顧袖手不能移跬步之外此亦天下之至  
窮也外此而可無機以運之耶夫兵有限財有限

而人之心至無窮也鼓之以利而兵集勸之以名  
而餉充此皆士大夫所已言者而愚以為在天  
子之詔令夫河西一詔而遂謂至尊明見萬里奉  
天一赦而武夫悍將皆感泣流涕漢唐之君誠能  
動其機也故愚于去年曾疏請下五大詔書而未  
蒙採用近見左侍御疏云願  皇上但一  御朝  
廷見群臣草一詔徧告遼東將士告天下百姓告  
海內忠臣義士愚竊私念此詔決不可已也何也

今天下兵力雖竭財力雖竭而人心未嘗不願為  
皇上用也 皇上御極享無疆之曆矣未嘗輕僂  
一人未嘗妄興一役即曩時征夏征倭征播間一  
用民之力而事出不浥已旋且功成而天下安之  
何獨今日之事而民不樂為 皇上用者特 皇  
上德意未宣天下人未知 聖意所注無以動其  
急公趨難之心耳 皇上誠一日下明詔諭天下  
軍民人等并遼東將士人等令內而四方有不勇

者効力謀者効智富厚者効財乎即令人不盡効  
而目前之調募增派亦不至大傷人心且外而遼  
左有不將帥奮功名士平壯敵愾且練且屯且守  
且戰而一鼓殲奴醜者乎即令相機持久而一時  
之暴露勞苦亦或可慰諭萬一也至于西虜決當  
順其輸款不宜過為猜防夫西虜受我賞市非一  
日矣即助奴入犯于彼何利乎况奴劫宰賽而要  
之盟彼肯甘心為奴用而絕我中國乎此事理之

易見者又愚近見四川宣撫秦氏之統兵赴調毋  
子兄弟空國而來心竊壯之以自統自練之兵鼓  
百戰百勝之氣計其先到三千五百人令中國或  
召募或徵調其安家行糧諸費當不下七八萬金  
而况募者皆烏合調者皆疲弱孰與其節制之兵  
練習之衆人人可用者乎愚謂獎勞忠勤當先自  
秦氏始據其跡陳七千之數欲盡調出關以殲奴  
虜雖犒之萬金當不為過而今賞二千金人止各



受賞六錢徘徊通州十日不去而先賞之銀費盡  
矣今本兵宜速為處置行糧早令出關或先駐之  
鐵嶺開原開藉其兵力以脩復城池待時而併力  
大舉此又在當事者無計鎔銖小費也夫詔天下  
詔遼東結西虜獎土婦此皆載 皇上德意而行  
之而天下四方自有脉々生動而不容已者此則  
議兵議餉之外別下一虛着以鼓人心于不倦者  
也夫今日 朝廷邊疆之事動輒謂 皇上不肯

行矣如此數着 皇上何所吝惜而不行當事之  
臣何難于承 皇上之德意而行之則愚所謂寔  
着過多而虛着少也愚于遼事言亦瑣々矣不復  
再為論列且承中堂先生命兩次以告諭軍民詔  
草見委今草具既久而尚未見施行也遂私著論  
以告夫同心憂國事者

與王職方論徐詹事練兵書庚申八月

愚竊見徐詹事之練兵也當往歲東師敗血輦下

岌岌思得重兵以護之當時京營十萬兵皆無足  
恃即募為選鋒九千者亦率聚操應點持挺而曰  
兵迫邠集辰散而仍為市井行乞矣故議者謂

京師豈可無重兵而會詹事上書譚兵事其區畫  
規模甚廣大其言製造器甲諸法甚精細夫廣大  
則非一二年遷了之局精細則勢必欲件件身親  
夫今件件身親而器械甲仗數多又安能積日累  
月直待完美而後熟習不知此蓋為數百年擁護

都城設此大方畧而無暇計錢糧之接濟與時日  
之久輒也當事不於此時算計兵何從來餉何從  
出安插何地奉號令指使何人而一旦以官銜  
兼臺職鑄印授敕而遣之事頗創見而原無善始  
善終之長筭即此時已覺了局之難矣今者東方  
暫緩輦下已置兵事于不譚問兵輒曰京營自有  
兵問餉輒曰援遼兵有餉問犒賚訓練之費輒曰  
目前濟遼不給而何暇計及於新設練兵之衙門

官若贅疣而錢糧不應一難也民從調遣而來者  
原籍給帖以二年更成為期即練之精熟而二年  
後且又報滿罷歸化為烏有則兵無常屯亦無常  
練二難也練兵衙門以儒臣出督而儒臣不司舉  
劾則權不重甚行移體統各道府州縣大都不能  
遵依奉行此三難也耳昌平通州原各有兵屯守  
今一旦以民兵雜處其間兵不肯歸其任而時與  
民徵逐於市廛則州官已苦之又添一練兵府院

于城中即府院安靜体恤毫不相擾而地方朝夕  
每多一眷奔走馳驅則州官又苦之未有州官所  
苦而可久居其地此四難也當月朔議練兵之本  
意任一詞臣又設一摠兵又設一中軍叅將而甚  
至又欲設物理鄉寺大都為數萬兵訓練計百年  
長久規模耳今高麗卒七千而頗有苦枵腹而逃去  
者即一偏將領之尚覺其不相稱而何用此詹事  
衙門哉此徐詹事所以再上疏而求去也然而在

當事諸老若愛惜人才深憂衆士則置斟酌而責  
其成功待其兵局既收而徐議歸併士卒裁省衙  
門庶幾用人有法而不阻他日任事之氣以愚度  
之兵之收局當亦無難夫兵多則金錢費而戶部  
不能給若汰其無用而取甚精銳則數必簡矣惟  
精而簡即厚犒厚餉 朝廷所費幾何而該部亦  
何難取辦此收博為約以省煩費第一義也民兵  
雖二年更戍而若加以安家每人一年六兩即久

成亦誰不願之今于七千人中揀其精銳堪用願  
久為兵者厚其廩給而使為久屯之計或于畿南  
屯地內清理其荒蕪不耕之地給以資本而使之  
耕如國初故事但能墾熟者即給為世業永不起  
科其原籍家屬願來者給與引帖而令移居其地  
且耕且練安頓有方始為應募之兵而後且漸為  
土著之民是又永久之計也夫昌平 陵寢通州  
餉道皆內地也內地有兵固足為備而兵決不可



處之州城當移昌平民兵于鞏華城移通州民兵于壩上各就其地而初營房以安插之使其操練不廢而生業不妨或得以其暇四力于南畝而為安土久居之計但令管理衙門每月巡閱一二遍量行賞罰激勵而其兵悉責成將領按陣圖方畧而訓練之則州不苦兵擾而兵聚輦下近郊呼吸可以相應此居重御輕之勢也然兵決不宜多只兩處每精簡二三千而足矣蓋取錢糧易設處訓

選會  
練易精熟而為可久可繼之道也若然則衙門設  
亦可不設亦可而何必紛紛議叛議裁哉事局  
惟簡則易收方畧惟約則有效若但以錢糧接濟  
之艱難民兵去來之無定而便云衙門可以無設  
前局可以不完乍行乍止既非所以重國事忽用  
忽廢亦非所以惜人才徒委一徐詹事以資議論  
者之口實而于國家無絲毫之助未見謀國者之  
苦心也惟 高明裁擇

與顧桐栢侍御論遼事書庚申八月

蓋不佞感今日之遼事而益嘆曩日之誤也曩日  
之遼誤在守之不足而輕言戰驅數萬甲兵于甌  
脫廣漠之地主客彼己之不料諸大將各自爲功  
而無首尾犄角之勢氣驕而脩踈法玩而心離賊  
并全力以破我一隅而又以長勝之鋒橫擊我東  
道師而殲之所响若拉枯焉甲杖鎗重火器毒藥  
盡以輸賊而反借爲攻我之具噫誰之咎哉自後

邊人胆喪土著之民聞風聲駭遁而開原鐵嶺遂  
爲胡馬蹂躪之場矣甚至委瀋陽爲空城而偵騎  
千擲不敢出虎皮驛跬步外收潰扶傷徵兵繕甲  
築垣鑿池明號令申旗鼓絕賄賂誅貧懦支柱河  
東一面者秋毫皆經畧公力哉夫遼兵弱而不能  
守勢宜取兵于內地兵多集則餉必加添雖樞密  
以空檄徵募而計窮度支以心計加徵而力絀然  
而未可以經畧之號呼嫚語爲蹊田也至於今而

調無餘兵派無餘餉海內之民力竭中朝之設法  
殫矣傳聞奴築包石城為新寨今又築一城于撫  
順關外十里而即運我廢堡磚石以為之我竟莫  
能支莫能問也且又鐵騎守于外群胡耕于內而  
放牧出沒皆在我邊牆內地行無人之境而馳驟  
于無不如意之場如此則明已棄虎皮驛以外一  
帶游徼莫至烽火莫通而尚可以言守乎夫善守  
門庭者不於門庭也善守堂奧者不於堂奧也夫

碁欲自活必着着先出而常可以勝然後不至于  
空困凡守者必令士常有樂戰之心而我時為可  
戰之地又須示之以旦夕必戰之形幸而不戰則  
我以士力脩復久廢之城堡整頓已墟之土地得  
寸守寸得尺守尺遠近應援布置絡繹設遇賊寇  
來誑便須出竒設伏併力一創漸而瀋陽完則圖  
鐵嶺鐵嶺完則圖開原開原完則圖撫順清河而  
後乃扼邊關之隘口乘高據險築堡置兵來則擊

之去則尾而剿之又於邊內清野屯墾早種早收  
以贍堡民以給屯士行之二年而賊掠無得勢必  
坐死穴中倘亦事理之易見可行者以經畧公明  
見諒必籌度至此不然竭海內以守遼東可也竭  
海內以守一遼陽可乎而况乎遼陽亦未必能守  
也嗟乎功名之際難言矣令賊一據撫順以東諸  
誠堡而守之便是疆吏之失職而此際何以謝雲  
臺之議哉此非獨經畧公之憂蓋社稷之憂而吾

輦所共以為憂者承台翁過而問之敢密布其婺  
緯之恤不宣

答經畧熊司馬書

己未七月

方今邊事壞朝事益壞邊事壞尚有元老壯  
猷伐謀制勝計滅此而朝食也朝事壞而大臣  
稊稜過於擔當小臣私圖重於國恤旁觀痛哭之  
言既不能達宸聰剥膚切近之說又不能聯同  
儕此際阽危莫救盖有什倍於邊疆者矣

白臺



入遼政典一新旌旗改色真有一段精神在刑賞  
招揀之外社稷臣作用光彩自然不同承示遼軍  
裸體朽腹既不足於衣糧而朽甲救兵又無當于  
堅利萬一賊至何以應之此非獨 台臺之深慮  
寔吾輩舉朝所當共憂也幸聞宰賽父子與奴鬪  
而奴又橫勝則逸西諸虜必人人思憤而仇之彼  
黨既離我守可固台諭以虜制夷此第一勝着前  
不佞亦曾以諭北關諭西虜及頒詔慰安天下遼

東言於朝而又擬四詔諭藁以進之政府至  
今尚未見舉行也聞奴其心空國而入夫兵憤者  
敗况我主彼客未必非殄滅一機會惟清野堅壁  
以老其師設機置礮以挫其銳出奇埋伏以乘其  
惰厚集固守勿輕與戰而奴來不得志則去固已  
重困矣此安危之機在 台臺固自有妙算也昨  
見大疏三上 俞旨皆不逾朝報聞 聖衷既留  
意如此諒火毘衣甲所司奉 旨當不日可輸軍

前但未知果堪用否耳惟是日來調兵一事司馬  
司農不能相濟有成當此呼吸應援之時尚且推  
諉互分職掌至大同新到三千餘兵集都下日久  
而糒賚不聞廩食無措兵士漸已逃散而無存者  
至有賣衣典袴赤身乞食將來各處土漢調集益  
多而安頓無法小則沿街搶食大則鼓譟脫巾未  
濟遼急先為京患因事生事禍豈獨在遼夷也此  
種機括臣下蒙蔽日甚 聖主未曾洞察伏念當

今大臣上疏每得報聞而皆顧忌不肯言小臣間  
亦抗言真陳而不能徼 御前乙夜之覽惟 台  
臺忠心已信于 主上邊事無隔于 御前而又  
熱腸大力能為社稷九鼎之籍每于條便宜疏中  
不獨指點遼事即朝事亦宜分析及之也攘外者  
先安內非 台臺重臣一言亦安能令 九重撤  
向來場竈之蔽哉思之無策言之殊痛以 鼎諭頒  
及故捉筆媿言不宣

宋附熊經畧司馬來書

都門旣承教愛，銜德而往，感與途長。前月二十  
四日，以兵馬八百護隨出關。關東諸虜或惛虛  
聲，或感舊惠，挾賞者頗就款，誓原款者頗送馬。  
匹皆厚撫而遣之，儘饒氣色。只苦後寔不繼，終  
為所窺耳。自鐵嶺方陷，復聞東西虜合營之報。  
星夜馳赴，兼八百兵馬亦不及隨渡河而東。逃  
民亂兵紛，道路遼陽富勢家眷皆撇出城。文

遠籌  
職官亦各私買馬匹待再報稍緊為逕計及粥  
至而人心始定細訪東西虜合的信乃河東李  
總兵虛報其意不過欲張大聲勢以蓋不救鐵  
嶺之罪不知遼城士民為此一語逃去無算可  
恨也舊經畧喪師失意諸事廢弛固無怪乃道  
將各官終日昏々忽々何曾見做一事即採一  
草占一匠買一馬設一墩臺諸瑣細事皆待粥  
來粥即一一行之一一語之口乾舌撇而猶作

癡眼相向竟不得一條貫而做之數日以來為  
此憂焦至廢寢食惟有拊心自歎耳回鄉言奴  
賊聞弼至將來難得志欲于刻下乘其未備空  
巢來犯如不勝便齊死於遼陽城下即朝鮮亦  
有咨來報其意甚惡今遼城各兵雖有二三萬  
皆無甲馬器械且守城惟火器最要今皆入於  
賊手城上城下憑何擺列萬一賊至赤身徒手  
真有莫如之何者百凡軍中急需除具疏請

討外萬望台臺居中做主謹因報代之便肅械  
附候苦情危狀萬不及一而今耳未暇殫也

又熊司馬來書

賊欲乘人未備傾巢而來之計決矣遼城兵有  
甲馬稍精壯者俱賀世賢挑去設防雖有收回  
敗兵批剩零兵乃贊畫募兵近三萬人皆不中  
用而募兵尤甚不但無甲馬器械且上萬人無  
一將官及中軍千把總管領而遼官俱殺盡降



盡更無可覓遼城僅馬四千餘匹皆瘦弱不堪  
尚不穀出哨之用雖分列營盤於城外然無騎  
兵出奇衝截賊若壓陣而軍實難站立而收兵  
城內閉門自守勢必內潰或謂歸併潘軍於遼  
合力拒守又無賊未至而先棄地自縮之理此  
時惟有聽之 天命而已初意二十八日所報  
斬獲可少挫賊銳後聞乃二十六日西虜進鐵  
嶺檢拾棄餘撞遇東賊爭財相殺或云西虜被

殺二三千者或云數百者或云宰賽父子俱無  
下落者或云我師割死虜以報功者情已近真  
即欲叅處易軍大帥但賊方臨門恐其手下潰  
散所以急催李懷信來援全為易該鎮計而不  
欲明白說出以灰其意惟台臺極力主持亟遣  
懷信來遼仍望密之密之勿洩此時正好激怒  
西虜行用夷攻夷之策柰開鐵通使俱殺盡而  
遼瀋前遣使兩次俱沒虜地不歸昨不得已遣

萬里侯往北關使金白二首遣人轉桃之亦不知其何如尚圖另報不一

答熊經畧司馬書

庚申七月

初念奉 國命而東也將事之暇可得盡觀塞上戰事及一望龍圖老子顏色慰問暴露勞苦乃遵撫公教而 敕開會城也使者事竣禮不得越疆然猶作兩日留感撫公羨意深譚竟夜別而西耳伏承夷情近狀乃知撫順近郊皆其牧地從此而

西幾同狄山一障矣而邇者柴賀兩將軍驅而出  
之如驅羊兼聞奪其攻具以千計賊豕駭狼顧騰  
山跳谷而去不可謂兵氣一振哉此後益加綢繆  
何虞累郊台臺心嘔髯枯憂國而忘其身令中朝  
士大夫受宇下之庇而忘披髮之救反以疾呼為  
怪怒者良可歎也夫常人可與樂成而聖賢舉事  
必使人為我用假令人不為我用而議論多共濟  
少大事去矣今者幸台臺能見於天下而言信于

聖主夫能既見則人或未敢明掣其肘而搯縱尚有餘地然乘高順風政須以一腔熱血輸之言信于吾君則不獨可以制勝雄邊而兼可以浚言國事方今聖意無一可信之人舉朝無一快心之事任者自任而不諧于議之心議者自議而不設處任之地吾見國事之難為不獨一遼邊也夫遼邊直一隅耳從此微言動聖心妙用挽時弊和衷引人材苦心調民力通天下為一身聯朝廷

為一氣皆台臺大豪傑事至於願神養性為社稷  
以寶其身尤不佞所為麥丘之祝也年來目擊都  
下危迫之狀不覺縷縷告之當事而漫不見之施  
行來教崇獎太過附使九頓以當面語小疏二冊  
危呈不宣

附熊經畧司馬來書

河東半殘之地旬月勉撐幸及無恙願賊自破  
開原以來伏將擊之翼者耳一年昨忽率四萬

衆突出圖瀋賀帥逆之不得北轉掠而南而柴  
帥又逆之不得利輒歸今仍親劄撫順城下爲  
再逞計而其勢亦岌岌矣年來爲兵餉頻頻告  
急墨盡血乾而廟堂之上動見乖格獨臺  
臺慷慨極論視遼如家視弼如其身而憂念拯  
救之不置每讀疏揭必感歎泣下欲忘其死無  
恨也聞使節渡遼不勝欣慰謂此中危形苦狀  
可向知己前一控懇以紓茶鬱以此專官奉迓

不意即于廣寧 開讀而車騎且鞬、而西也  
其為缺望又何可言

題熊侍御疏牘叙 已未春三月作

奴夷牙孽事已在十年前於時邊倫虛邊將悞苟  
且旦夕廩餉糜而無稽尺伍冗而無核搗屬夷之  
村落割老稚之零級以冒首功而又先是藉奴利  
器專制諸夷養癰而忘其潰侍御熊公按邊一切  
爬梳而繩削之如理亂絲如枋峽隄所過身歷下



聞而窮其畏苦其所條上于朝及詔當事諸公  
疏牘不啻家翁數稠廩而詹尹斷龜筮也邊將既  
憚其繩索急而於時撫遼者率以彌縫幸无事為  
得計上之宰相宰相不合上之本兵本兵不省而  
侍御以江南衡文之役往矣至徃歲而奴酋之難  
作蹂抚順殘清河喪一大將軍而玄菟樂浪之間  
騷然多事天子徵兵檄四出起經畧大臣開幕  
府而一時宿將如雲中杜江右劉豎諸邊帥號雄

武者各提兵而入遼境遼陽一城屯主客近十萬  
而市肆騷然民不有其室家當是時諸大將各統  
所部爭長不相下而諸部曲率橫而驕經畧不能  
問又斗米直錢二百物價踴貴而兵民兩困金錢  
不能飽戰士之腹而朝議漸憂其師之老又虞數  
十萬之餉久糜難繼以速一戰為快而不知戰寔  
未易言耳遼之易困者患在客兵安插無方而糧  
餉輓輸接濟無奇術也糧足而士飽畫地屯兵而

民樂其市肆矣即久駐慎重待機會何傷哉經畧  
莫知為計倉卒誓師而四大將軍分道以出將軍  
松出撫順道將軍林出開原道將軍如栢出清河  
道將軍綏出寬奠道是時諸大將各以威名相埒  
喜先得當奴賊趣首功而獨主將如栢世居遼其  
先寧遠公又兒子畜奴賊請勅印畀之以控諸  
屬夷者獨倖其念香火支吾兵間苟且報成事為  
得計意寔不在戰而經畧寔苦兵虛張掩伐冀諸

將取近塞小捷稱塞軍書可耳以故意昵如栢而  
松縱疇昔負瞻力有犁庭之志遂轉戰深入松  
渡河遇伏而陷并大將王宣趙夢麟殲烏林聞松  
敗而亦潰監軍文臣潘宗顏董爾礪死之縱直搗  
奴巢克十五寨奴還兵自救餉援絕而虜戰死當  
是時令諸將兵為犄角首尾奴兵分而我兵應援  
相接兩將軍必不陷賊中而奴酋可授首故說者  
曰經畧不能和將士而委大將于不救也敗書既

聞輦下震恐于時熊侍御之言符若執券舉朝僉  
曰須侍御往宣諭圖其方畧乃可而牘屢奏未奉  
俞旨侍御楊公方還朝上疏言救遼事計無先用  
臣廷弼往宣諭者侍御又標識熊公昔年所刻按  
遼中疏若牘其懸度竒中處及當日處置詳悉機  
宜臚列採摘生其眉目上之本兵大司馬黃公據  
以奉上覽而是之立下詔徵熊公為大理寺寺  
丞兼監察御史星馳往遼宣諭大哉 王言神哉

聖斷舉朝所讀請累月不能得 俞音者乃今夕

上而辰下鴈因此而不覺私感泣也吾 君聖人

居深宮而靜觀萬幾之變衆搶攘而我暇豫衆囂

凌而我寤守行其衷之所瞭然必不行其衷之所

疑惑如空荅響似鏡求形但令有當 聰明何必

不以石投水然則今日套語連續而不省茶言日

進而觸者其故臣子可思也熊公在遼言遼明

了快暢一一指掌而尺寸無差不見信于十年前

之當路而今日徒嗟其言驗乃天子一經御覽  
而擢用捷于發機其君臣之際豈易言哉楊公從  
山中來開口議事而出平日所標識先事石畫以  
獻之當事而進之宸聰固非苟且家食者亦豈  
竊影響附會以畫前箸哉乃今知天子能用  
人矣夫四十萬帑金猶曰救在燃眉也一侍御疏牘  
甫陳覽而旋沛德音此非莫之為而為者耶古  
人所以感動基于積誠扶持歸於盡力也誠不積

力不盡吾輩良負 聖明其可藉口國事不可濟  
耶彛客歲北上渡黃河舟中偶讀侍御公遼中牘  
而悅之私加評識烏每遇當路有肝膽者輒以告  
報今且出以質之楊公并為述今日盛事而題其  
末以見事君父當如兩公者而可也時己未季春

國子司業華亭張彛題



寄都下諸門人遼事危急書

辛酉四月



寄都下諸門人論遼事危急書

辛酉四月

萬頓首白來如二俞義叟渙一仲詛元賞退如孟  
麟諸丈山川脩阻鴻雁良難國恤私懷俱不能已  
南人北游甚少而一介行李不便作寄書郵遂隳  
括大都以當一堂面話近閱邸報知瀋遼陷沒國  
事幾危想輦下倉皇不減已未景色矣不佞雖  
暫棲家園而敢一刻忘其帝座哉所賴諸兄聯翩  
在朝或侍簪筆或司糾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

吾願也嘗私念士大夫小急小怕大急大怕而不  
急不怕只如己未二月之事不佞親見城門晝閉  
行路淒涼朝中會議相顧失色晨而入暮而出迄  
無成畫可行俄報奴賊稍退而滿朝欣欣置城守  
操練事於不問矣甚或有以星馳赴難之御史而  
反受擅去擅來之彈章以慷慨任事之詞臣而竟  
蒙賜熟學癖之訾議以嘔血枯髯之經畧而屢中  
咆哮自用之白簡揆之今日竟何如哉潘遼陷而

河以東俱非我有可奈何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  
天子守邊勢如建瓴舉足重輕遂關廟社而今  
日冲聖在位中涓用事當事元老正宜出大膽  
力主持萬一有異議而后晉南宋之禍且在目前  
此在深計者當絕之於早也且九門煤麥食貨所  
出入之地也一日閉塞而城中炊餅水飯俱絕矣  
細民無所得食勢必沿家乞食乞而不得則望門  
而鬧且爭爭且奪奴未至而城中已潰可不慮哉

宜着兵部每門以郎署一員坐而譏察之而慎勿  
閉門以塞煤米之路此又目前第一急着也京營  
兵具數耳即今選鋒九千果皆堪乘城防禦者乎  
急須料理或抽揀或召募或用舊練兵所存之卒  
得萬人統以二勲臣而分屯于輦轂城外近地可  
以壯城內之膽而防不虞之患莫再蹈前日用徐  
詹事練兵掣肘故事也起用威望諸公亦湏斟酌  
慎重近見即報以一人言而即起數人不知朝廷

有多少官爵多少錢糧而供此添設衙門乎擇其寔心能任事者破格用之可也天下大手段人可  
以濟變亦易于生變倉卒間未可以利器輕舁人  
往代事宜鑑至于明聖冲年冠婚未舉雖彊場  
多事正湏事之以靜居之以閒講席宜不輟披  
陳朝儀宜益加整肅在臣子當竭力計畫事事周  
防而在吾君宜定志安神增益學問所謂處有  
事若無事理亂朝如治朝此是事君大體段切不

宜紛紛攘攘互相張皇致令主上色動心戰傍  
惶無依而中官輩遂以搖動根本之說進也夫邊  
疆之事第一賞罰宜公而速以前李如翰之悞事  
楊滄嶼之輕率李如楨之昏瞶其未伏刑章且未  
論只如近日瀋陽之變川兵力戰渾河斬獲三千  
餘級而朱萬良姜弼以保護瀋陽爲信地竟按兵  
不救而反走數十里外望瀋陽烟起聞其炮聲絕  
而乃知城陷也此二總兵者即刻梟首以慰川兵



萬人之魂寧得爲過而 聖旨尚云戴罪殺賊耶  
昔年 神考在御臣子動輒謂不能得之於 主  
上而託言做不來今日 冲聖言無不行而事事  
未有定畫當此孤城危陷之時而三日前尚有攻  
熊經畧并攻及宰相必求伸前日雷同排擊之說  
而後快者朝事如此真可浩歎也諸兄當報國之  
時處纓冠之會而又具憂國之誠相時之識能無  
意乎不佞差限原在八月而又爲兒子試事婚事

少留頃刻然此身既爲王臣自不得復顧其私稍  
待兒子入試後即單車就道赴 國家之難矣憂  
心如焚筆墨不莊且北行便羽不能倚馬而待燈  
下捉筆以徧告 諸兄幸明目張膽昌言於朝毋  
怵于禍福而惴惴孤城之是惧也相見不遠聊附  
衷語寒暄諸不敢及遼䟽四冊先馳上餘容另寄  
不盡

敬陳靜攝要務疏

國子監署監事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  
講臣張禹謹

奏為

聖體漸和

聖情宜悅敬陳靜攝要務以慰中外事臣竊惟

皇上以仁孝至性為綱常宗主當

皇太后之喪哀毀成疾今

中宮皇后之變痛悼傷心昨者

召見輔臣叮嚀卧榻臣子聞之靡不酸痛臣思難  
遣者病易動者情疾固善悲々益成疾欲解人  
倫之戚宜尋天性之歡伏讀

聖諭

中宮皇后侍奉勤敏同朕食息起居

聖念及此彌深悲痛然往者既不復還而

皇上今日起居尤宜慎攝全在

皇太子殿下執禮之暇時親

左右

皇長孫殿下少成之歲娛樂庭除既足寬懷亦稱  
聚順臣竊見士民之家或慈母見背嚴父孤單  
惟有繞膝兒孫可開旦夕眉宇雖

天子家法不同民間而

深宮骨肉應無二體又惟

聖躬方在頤養章奏填委煩多檢閱既煩施行日

滯宜命輔臣隨事補牘每日止奏請一件  
皇上頃刻賜覽發行事既不煩

聖心行亦不致壅積不過數日而大綱畢舉萬幾  
常聞至于臣下奏章

諭今明白簡約毋為累牘連篇既節煩囂更便省  
覓此亦節勞養性一助臣既隨衆慰安瞻戀猶  
未能已言真情切不禁瀝血仰望之至

庚申四月六日

大行皇后訃聞百官哭臨第三日

上召見輔臣于

弘德殿榻前

玉音諄々述

聖躬病苦狀再三甚悉又以

御手諭輔臣詳看輔臣叩頭畧言時事一二

上閉目不甚省但

諭云遼東患在文武不和輔臣再叩頭而出傳

賜待飯時諭德臣鴈隨大小九卿候安于宮門外  
後一日乃上此疏越五日日內官傳言

聖上召

皇太子

皇長孫入見手摩

長孫頂云過爺勝祖

天顏大悅賜

皇太子銀二千兩亦一時盛事也臣鴈謹記于疏末



上

皇帝初服十事疏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張鳳謹

奏為敬陳初服十事以祈

聖治無疆事臣竊惟書稱謹

于始又曰自貽哲

命言

天子萬年長計全在嗣服之初若能敬謹不怠自然聰明日開睿智日長子孫萬民靡不靈長受

奏  
福也伏見

皇上冲齡聖質茂膺

大寶臣民嵩祝惟曰萬年臣備位宮寮十事

上獻不敢文言但取通解伏冀

皇上俯賜鑒察觸目警心自朝至夕次第採取夫  
百里始于足下放海出于源泉始事既端萬福  
乃備謹列十事于左

一曰養身

臣聞仁聖之主先保身以保民帝王之孝必壽  
身以壽國無勞尔形無搖爾精黃帝所以制長  
生也不敢盤于遊田文王所以養壽命也庶民  
之身假令素封温飽尚思節勞戒慾預防痰疾  
以庇子孫况乎

天子若能檢點起居寶蓄精氣自然康寧多福天  
下盡在化日春臺此之為樂寧有窮盡臣謂

皇上養身正在今日居深宮無嬉遊對近侍無褻

狎凡遇快心事惟恐濫觴若見適意人須防引  
誘巧中總是斧斤甘投即為毒藥一照便破一  
截便住自然百邪不入耳目清明此

聖帝明王第一關頭所宜靜坐三思對境覺照也  
二曰養性

臣聞少成天性習慣自然九人性原自中和而  
習氣不無濡染故周書三德之疇云沉潛剛克  
高明柔克夫克之一字

明主所以脫凡近而齊神聖也沉潛之君有量有  
德但恐其柔順而不振作故須克之以副天德  
惟剛故能生萬物聖德惟剛故能生萬民易稱  
剛者自強不息之義如躬裁萬幾綱舉目張之  
類是也高明之君能智能勇但恐其精察而不  
包容故須克之以柔地以順而長草木海以下  
而王百谷柔者能順能下不亢不驕之義如虛  
心接下從諫檢身之類是也

皇上性體高明惟願時時檢點其習氣窒慾宜用  
剛懲忿宜用柔對燕閒遊樂宜用剛處朝講採  
訪宜用柔退小人宜用剛容君子宜用柔脩明  
法紀宜用剛誕敷德意宜用柔但令本念時切  
提醒便能喜怒哀樂各中其節而備中和之美  
也

三曰勤學

臣聞帝王之學雖不在經史而在身心然經史

者所以開發身心之奧也經以明義理史以通  
古今義理明則善惡辨而根本常清古今貫則  
法戒審而行事不亂自古帝王日與群臣講論  
經史未有不治登隆盛者也

皇上踐祚伊始正日新又新之時一刻千金此日  
難得惟願時

御便殿令儒臣直日輪講

親賜顧問讀書務考其字義究其本指引證身心

求諸實用讀史務觀其世局考其君相若何而興若何而喪以今日事證古人書見興則企竦思齊觀喪則動色戒懼臣又竊惟帝王讀書至樂無以功課自苦優悠漸進勿助勿忘或染翰陶情或觀物悟性或靜坐察理或對景會心要與儒臣不離頃刻常使心目如對聖賢夫細旃之樂何啻深宮理義之悅倍於聲色循而習之既入道域安而行之即臻聖閫矣



四曰敬天

臣聞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人主至尊制天下而人主之上天尤尊而制人主故聖政清明而三光順風雨時朝事濁亂而山崩川竭陽亢陰潦種：類應毫髮不差凡以仁愛人主而默動其敬畏也

皇上今日受圖膺籙為天之子宜蚤夜時刻如上帝之臨無論郊享祈禱事：必親即如宮闈秘

密一事失度得無曰愧天心欵大廷臨御一政  
失調得無曰干天和欵賞一人得無曰僭天錫  
欵罰一人得無曰濫天討欵念及

宗社則曰何以永天眷欵思及

聖躬則曰何以定天保欵几席戶牖具嚴天威日  
用起居時謹天戒天非蒼々之天即人主之心  
是也人主之心有天所謂兢兢業々無怠無荒  
自然百福集而和氣臻萬物蘇而四夷服矣

五曰法祖

臣惟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成憲者祖宗德法之所具也治天下之道用德以浸灌之用法以振肅之兩者皆莫備于

祖矣洪惟我

高皇神武開天

成祖欽文纘緒德法備具千古無兩而臣伏觀本朝列聖則德莫如

孝宗敬皇帝法莫如

世宗肅皇帝然皆德不廢法、不傷德故二代稱

隆

敬皇十八年間無事不修靡政不舉召見大臣商  
確邊務更勤密語訪問民情君臣熙熙諫行言  
听此所以民物繁而海內樂也

肅皇四十五年間吏奉繩尺民遵教條邊疆僨事  
必誅長吏貪贓必黜令行如流永威伸如雷電

而又更制改度礼神治民寅畏嚴恭夙夜無懈  
此所以朝廷振而百姓和也

皇上以

敬皇之德行其法則元氣固于苞桑而世亦不為  
委轡之世以

肅皇之法行其德則精神定于震疊而民亦不為  
東濕之民如和顏受諫德也若分別是非則法  
矣如犒賚軍士德也若程核功罪則法矣如勸

課農桑德也若決斷獄囚則法矣如徵擢循良  
德也若懲汰賍吏則法矣法如藥石有病則攻  
德如飲食日用不廢此

皇上治天下之大綱領而不可不思繩其

祖武也

六曰親賢

臣聞人主求賢以自輔也易稱上下交而泰不  
交而否泰之象在乾下而坤上否之象在乾上

而坤下也君尊而和顏色以下交于臣臣卑而  
傾赤心以上交于君謂之上下交然而下交者  
親賢之謂也我朝自

高皇親近儒臣而下則有

成祖之親三楊解縉金幼孜則有

孝宗之親劉健李東陽謝遷則有

世宗之親張孚敬費宏賈詠徐階或有銀圖書之  
賜或有平台之召或呼先生而不名或賜御札

而稱號或同遊讌而賦詩或跪對良久而掖之  
起禮數之優如家人父子而當時下情上通上  
情下達無弊不晰亨利不陳是以

累朝稱為極盛

皇上御政之始宜時上召見閣部大臣假之顏色  
賜之顧問与之商確政事衡量人材聞善必行  
知過即改自然耳目日廣德性日充予以登三  
減五追眾



列聖斯拱而俟之耳

七曰納諫

臣聞臺諫者帝王之血脉直言者國家之元氣也血脉要流通元氣須暢達鬱滯則潰摧削則枯古之帝王設鐸求言止輦受善正營元氣而通血脉也

皇上今日蒞政之初宜採聽善言而實見諸行事博收衆論而剖決其異同蓋施行則善言乃有

實用剖決則衆論不致紛紜但戒章奏無文無  
多以求

聖聰時覽時下是者下之部令速題覆非者下之  
部徐聽權衡

天子不以議論訶責人而人臣各從疏牘獻品格  
所謂導其流而流自清宣其氣而氣自順也

八曰信令

臣聞詔令者天子之四時也暑則必熱冬則必

寒時至則行物無不應故曰四時之信夫天子  
之詔令不數下下則必行故百官敬共而萬民  
受惠若令出而上視為具文下視為故紙考成  
不設勅限不嚴積久廢格屑越特甚且或一事  
而前令以為當行後令以為當止將事之行止  
何憑假一人而前旨既允其推後旨俄允其羅  
則人之進退何據但須詳慎于議論未決之時  
不宜改更于詔旨既下之日行之務責其成施

之必要諸久臣每見近來軍國大事詔旨往往  
前後背馳皆緣

朝廷功令不申以致凡事紀綱不立伏願

皇上勵精之始申明立限之令有旨必須奉行毋  
致紛紜廢閣此亦所以重朝綱而勅事機也

九曰恤民

臣伏惟立國在乎得衆得衆在乎恤民國國之有  
民猶木有根也根既而木繁民殖而國奠矣故

漢帝下詔蠲租賜帛眷老史不絕書當時民務稼穡衣食滋殖也

國家自東方用兵以來天下民力竭矣而又加以東南荒旱西北蝗災民不耕收日疲奔命

皇考奉

神祖遺命發內帑三百萬犒賞九邊而中原之民加兵加餉自若也

皇上今日布政方新宜大沛德意免海內今年新

稅之半而出內帑百萬以補之又發內帑數十萬以賑西北及遼東關外之民而勸之耕此種德意天下父老百姓喁望已久

皇上初政行此是收拾人心之大樞括也夫天子于百萬金錢何有所少者父老懽呼民心闔悅耳且養民力以供朝廷之輓輸厚民生以佐邊疆之軍實小往而大來其利澤何啻倍蓰至于各省直獄囚久滯囹圄宜遵

先帝近日釋放刑部重囚減死充軍之旨諭令恤  
刑諸臣原情減等使沉獄一空此後每年殊死  
不赦者必量決一一以正國法以儆衆心使之  
樂更生而畏三尺是亦恤民之一端也

十曰持体

臣竊惟立國之初先持大体以孝治天下以厚  
風人心帝王之大体也如生如存孝之至也包  
含徧覆厚之至也人臣以防微杜漸為忠

聖人以推恩廣孝為德我

皇上政事維新海內瞻仰此時舉動正宜情法兼  
用仁義雙行于麗日當陽之時沛甘雨和風之  
澤光昭

前人之令德忻慰

在天之神靈但令宮地肅清恩錫不妨從厚祇應  
慶置盡善既往不必追求古來精明兼渾厚為  
難末世英斲惟操切為戒况乎立愛立敬始于



家邦萬年履端允宜厚積大臣補養正培此莫  
大根基小臣對揚全憑此一點種子臣實祇承  
帝德愛惜

國體而敢為此諄諄也

右臣所獻十事雖係常言然帝王致治千古誠  
不易此臣見御史顧造流涕述

皇考大行皇帝憑几遺音曰仰等尽心扶持

皇長子做個堯舜臣一聞之不覺慟哭痛絕夫

皇考以克彜自期故用人行政惟日不足乃至弥  
留之際以此屬望我

皇惟願

皇上体

皇考未酬之心行

皇考欲竟之事念

皇考發帑犒边則思今何以張皇六師念

皇考停革稅監則思今何以輕徭薄賦念

皇考批卷如流則思今何以剖別是非念  
皇考起廢山林則思今何以信任耆碩念

皇考矜釋重囚則思今何以化幾刑措

皇上誠以堯舜自待則四海便再見唐虞

皇考朞月而開其先

皇上萬年而竟其業傳之千古流聲無窮至于官

禁超居

冲聖孤立內保外傳必須得人雖閣部保

奏章  
駕止在一時而擁護主持必有長計可殺之人勿  
進易悅之輩勿親每日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  
宦官宮妾之人少願

皇上出總萬幾如神明入坐深宮如處子志氣清  
明德施鴻沛貽萬年無疆之休臣因差往山東  
南直地方瞻

天暫遠謹獻狂愚不禁戰兢祈望之至  
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七日臣鴈再以告

恭昌皇帝訃差往山東南直陳十事以獻

新主十二日辭

朝十三日奉

聖旨這所奏有闕朕躬知道了